

雨的四季

□翠湖闲人

我喜欢下雨的天气,且不论是什么季节。

不是因为人们惯常说的,雨天少有人来,可以静心做自己的事,或者什么事也不做,喝一杯雨天的茶,静如老僧般闭目玄想。一闻有雨声来,我必推开窗户,让雨声清晰地传入耳中。我视粒粒雨珠为字词,条条雨丝为诗行,淅沥雨声为音韵,用心向雨中看去,从中见出幽远的诗境。

春雨自不可知的渺远处袅袅而来,当你细细绵绵飘洒下来的时候,你不会听到树木在雨中努力伸展枝叶的声音么?看不见大地上似已萌生出一层茸茸的绿意么?而且辛勤的农人已穿起蓑衣赤足入田,赶牛的鞭子在田野甩得脆响,一年的希望也由此开始了。这时的春雨却真如甘霖一

般,被大地上的万物拼命地吮吸,像母乳之于偎依母怀的婴儿。然而此时的雨,却是一点也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下着,下着,用诗说便是“润物细无声”,而我们所要期待的,只是“花重锦官城”了。

夏雨则是喧嚣的,往往伴随着雷声隆隆而至,旁若无人的气势很是磅礴。此时的雨像是天兵天将自天而下,到处是乒乒乓乓的击打声。酷热的暑气在这般猛烈的攻击下,顿时收敛了它的威势,丢盔弃甲逐渐地退去。山间的雨水顺山势而下,清瘦的泉水为之而丰沛,龟裂的土地为之而弥合,憔悴的植物为之而舒展。此时,为暑气困于空调屋里的人们,不由推窗而大声赞道“好雨!”,烦躁的心情一变而为晴朗。它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天地本来是谐和与安

然的,让人烦闷的日子,只是生活中短暂的小插曲而已。

秋天的雨像念珠若续若断地下,相比于夏雨算不得威猛,但比春雨要有力道。秋雨将树上的枯叶一片一片地捋下,借秋风的风势横扫一切,天空因之而空洞疏朗起来;地上的枯草与黄叶,因雨的冲刷而归于土,腐于土。此时的秋风秋雨,未免有些悲凉的意味,诗人敏感于雨滴秋桐,吟出一些悲秋的诗句。然而文人笔下“悲哉!秋者之为气也”的感叹,秋雨自身是感觉不到的。它只是进行着自然的新陈代谢,在为自然做着吐故的工作,告诉人们生命轮回的法则。滴滴嗒嗒的秋雨,是对曾经繁华而行将凋零的生命的礼赞与抚慰,是一曲生命的安魂曲。

冬天是少雨的。真正的冬雨,应该是雪,是因寒冷而凝结的雨。冬天的雪,不,雨,却与其它季节的雨确实有些不同,多数时候是无声的。往往是你早晨醒来,拉开遮蔽的厚重的窗帘,却见眼前已是一片白茫茫,雪已经下得很厚了,却不知是什么时候下的。纷纷扬扬的冬雪将山川大地一齐覆盖,喧闹的泉流因之而咽声,耸立的山峰因之而柔和,起伏的大地因之而平缓,缤纷的七彩因之而归一。它以一种哲学的意蕴,告诉你关于自然万物的道理,关于一切生命的真谛。雪将天宇变得通体澄澈的同时,也会让你的心灵变得无比的透明。

雨,就是这样一位心灵深邃的诗人,它通过四季不同的雨的意象,构成春夏秋冬不同的意境,让你领悟四季不同的诗意及所蕴含的哲理。如果你读懂了这四季雨的哲理之诗,你的生命便会充满永恒的安详与欣慰。

哦,此时正有雨来,你不妨推开窗户,款款而立,聆听来自宇宙遥远的天籁……



云海松涛

胡志安 摄

新中国第一座铜冶炼厂的建成

□朱莉 倪志荣

酿中,但究竟会落子华东地区何处,依然悬而未决。

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对粗铜冶炼厂的厂址进行了认真筛选。

其时,有数种意见。一种是将冶炼厂建在南京的浦口。这是从工艺设备考虑,意图利用南京“永利化工厂”的多层焙烧炉,便于后期基建。但是这一考虑最终放弃。因为,从经济地理条件看,并不合适。南京到铜陵在当时依然是相距甚远。如此,精矿运输不便,金属损耗大,致使使冶炼回收率降低,成本增高。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建在芜湖的淞溪口为好。但芜湖电力紧张,仅敷当地之用,而且电价很高,冶炼过程中排放的含硫烟气危及周围农田,影响农作物生产。

最后,考察队察看了铜官山地区兴隆镇扫把沟。扫把沟距铜官山矿仅4公里,只需增设500米左右的铁路支线即可与矿山干线相连接。而且,生产所需的燃料和一部分熔剂量不大,焦炭来自鞍山钢铁公司,含金石英石来自马鞍山附近的铜井铜矿,石灰石可就地取给。此外,扫把沟濒临长江,一切处来物资均查可由水路运至扫把沟码头,然后由轨距1067毫米火车运往厂内,运输方便。从建设投资、生产管理,到生产成本,诸方面看扫把沟都是较为合理的。

1951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矿冶工业处在对以上三个厂址进行综合分析,权衡利弊后,以矿发(51)第0065号文件批准铜冶炼厂建在安徽省铜官山扫把沟。

新中国第一座冶炼厂启程

1950年1月,新中国第一座冶炼厂开始筹建,铜官山工程处下设炼厂工场,隶属工程处领导。1950年7月1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正式批准成立铜官山矿务局冶炼厂,隶属铜官山矿务局领导。1958年,为便于区别管理,又更名为铜官山冶炼厂。此后,1976年,随着铜陵有色第二冶炼厂的建成,铜官山冶炼厂正式更名为第一冶炼厂,人们称之“一冶”。

按照投资省、施工短的原则,在铜官山工程处炼厂粗铜生产规模设计时,边施工边设计。1951年9月,华东工业部批准了铜官山铜矿工程处参照沈阳冶炼厂设计出的初步设计书。

一冶生产的主要原料由铜官山选矿厂供给。保证年生产含铜98%的粗铜2000吨的生产计划。初步设计流程的工艺流程为三步炼铜法,即烧结机烧结——鼓风炉熔炼——转炉吹炼。1951年9月华东工业部批准了这一设计方案。

根据设计要求,炼铜厂房全部为钢筋混凝土柱,采用砖混结构,厂房层次有1层、2层。考虑到粗铜生产是高温生产,又有大量二氧化硫气体产生,为保证生产

车间空气流通,施工中,采用矮墙、雨蓬代替门窗。这样,会降低车间温度,有助二氧化硫烟气消散,还降低了基建费用。

一冶厂址设在名叫凤凰山和竹园山的小山岗上,西临狼尾湖,北临界长江。厂区地势高低不平,有大小池塘,也长着野生动植物。厂地质系淤积土壤,地层除耕土层外,为四纪淤泥物及湖积物。

1951年5月,一冶粗铜冶炼系统基建工程动工,全部工程由华东建筑公司铜官山工程处承建。土建工程量大,又无施工机械,全部依靠工人锹挖肩抬。1952年底,粗铜2000吨生产规模的基本工程建设基本竣工。当时的厂区占地面积为4.73公顷。

这是一群开天辟地的开拓者

1950年7月12日,铜官山冶炼厂正式成立。为适应建设和生产需要,铜官山矿务局组织招收劳动力,分别从芜湖、安庆等地招收工人,分配到冶炼厂。到1952年底,一冶职工人数达110人。

1951年10月,方荣华来到了铜陵。那一年,方荣华21岁。此前他正定远老家,吃不饱,穿不暖。一封同乡的来信改变了方荣华的命运。信是同乡一位在铜官山的哥哥寄回来的,说是铜陵要建矿、建厂,要招工。方荣华扛起一床破褥就来到了铜陵。

招工是要考试的。考试项目很简单,一项是一人连扛三根木头,从山下扛到山上;另一项是从山下挑一桶到山上。二选一。方荣华考的是扛木头。

“三根两米长的粗木头,一根接一根,我扛起来就往上跑。”今年已是86岁高龄的方荣华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青春岁月。如今背已佝偻的他,说起这一段,顿时来了激情。他从桌边猛然站起来,双臂抬起,双手互相笼着,空举在右肩,再现当年考试的英勇。

就这样,方荣华成功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可以拿工资的工人。他那红红的退休证上,年青的方荣华那静静的笑容里透着希望。

方荣华最初被分配到铜官山矿抬煤矿。没抬两天,上面来电话,通知方荣华去人事处。

“你老实交待,犯过什么错?做过什么破坏革命的事?”方荣华刚跨进进入人事处的门,人事处的负责人劈头盖脸地严厉质问他。

“我没做过破坏革命的事。”方荣华心有怯意,他低着头,沾着衣角,但语气坚定。

几番试探后,人事处长哈哈大笑,然后亲切地问方荣华愿不愿意去上海学习?

方荣华欣喜不已,连连说愿意愿意。于是,几天后,他与40名和他一样考上招工的年青人踏上了上海的学习

之施。在上海学习的三个月,方荣华学习了加料、浇粗铜、浇铜锭。学成归来,方荣华立即和同伴们一起扒山平地,加入到冶炼厂的基础建设中。

山上一片荒草,没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工人们就用两张芦席中间夹着油纸做墙壁,上面盖上海纸做做顶,搭成芦棚。于是,有了住的地方。然后,他们又在山上挖出坑,架上锅,点上火,这样,烧饭的事也解决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方荣华一直在平山扒土。时任第一冶炼厂厂长的嗽华佩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同在这里移山填壑,风餐露宿的艰苦创业。

此后,华东建筑公司来了。他们承接一冶的厂房建设。

这个时候,家在江苏的贺焕裕也来了。他最初就在华东建筑公司,并先后参与了冶炼厂的净化池、蒸汽炉、大烟卤的建设。山上山下两个净化池都建好后,贺焕裕又来到烟囱基建处。机每灵活的贺焕裕来得深得师傅的喜欢。于是,师傅选中他,教会了他开水泥搅拌机。

一冶的烟囱工程由东北私立专建烟囱队何庆锡小组承建,计划190天完成。1951年12月17日开工。贺焕裕从山下来到建好净化池来建烟囱时,他看到,平地上,已经扎起了钢筋。1952年5月26日,工程竣工,比计划提前68天。工程不仅质量合格,而且节约经费1亿元(旧币)。

华东建筑公司是流动性单位,建好冶炼厂就要到下一个项目地。贺焕裕却留在了—冶。1952年8月,贺焕裕和华东建筑公司另外19名职工一同调往—冶。

建设中,没有经验,嗽厂长又带着大家不分昼夜地在图纸中描述着生产工艺流程,一步步摸索,一点点积累经验,边设计边施工。没有起重工具,没有起重工具,大家人拉肩扛将从东北运来的机器设备搬运到厂区。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累了就把草地当床睡。

从1951年5月1日基建,到1953年5月1日产出新中国第一炉铜水。24个月的紧张施工建设,艰苦摸索。一座年产2000吨粗铜的冶炼厂终于在1953年5月1日建成投产。

此时,工厂已有357名职工。一直到1984年退休,贺焕裕不曾离开—冶。如今已经89岁的他,仍住在一冶附近。每当提及那一段历史,老人神采飞扬:“我们来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我是看着一冶的厂房、烟囱从荒地上一点点树起来的。”

是他们,移山填壑,让荒山成平地,让腐朽变神奇。此后的一冶,踏上了它的光辉的之旅:产出了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在中华民族炼铜史上第一次采用工业化提铜技术;第一个发明转炉机械化捅风眼;曾为全国最大的富氧炼铜厂,曾是共和国一年总铜量最大的贡献者。

长沙印象

□王征杜

屈原、贾谊、欧阳询、怀素、曾国藩、左宗棠、黄兴、毛泽东、刘少奇、朱镕基、徐特立、肖劲光、雷锋、马王堆、岳麓山、天心阁、爱晚亭、橘子洲、岳麓书院、船山学社、湖南一师等一个个“标点符号”式的历史人物和地名,这就是湖南长沙叠加在我心中的最初印象。

7月中旬,我出差长沙,在此停留了两天两夜,对地灵人杰的湖南长沙有了更深的印象。

湘人嗜辣,气候使然,此地潮湿闷热,辣椒可以通络排汗,活血解乏。在长沙的小餐馆里,我们深深体会到当地人嗜辣成风。不管荤菜素菜,不论早餐中餐,里面都少不了辣椒,而且越辣吃得越有滋味。长沙人吃辣椒似乎不太讲究,整只能入口,片状也不赖,糊状亦可食;青椒可吃,红椒也好,尖椒更好,甚至连辣椒籽也吞进肚子。长沙人的口味很重,这一点与江浙人截然不同,辣椒当家不说,菜、汤、面里拌有大量的葱花、酱油、生姜、蒜子等佐料,少有人用醋,所有佐料搅拌在一起,菜肴的本色也丢失了。

在长沙街头,随处可见即聚即散的“露水市场”,鸡鸭鱼肉的异味扑鼻而来。在“露水市场”里,时不时可以看到有人提着篮子叫卖香草,我忍不住问一声:这些晾晒干净的香草叫什么名字?派什么用场?卖草人告诉我,这叫紫苏叶,可泡汤,可食用,可入药,可祛腥。看到这些香草,我猛然想起大诗人屈原因为理想破灭,最后怀璧沉沙的地点就在湖南的汨罗江;想起屈原在《九歌》《离骚》中反复吟诵的香草,如艾兰、椒叶、江离、白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胡绳、薛荔、芙蓉等;想起诗人一再心仪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兮之落英”、“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想起毛泽东1961年秋《咏屈原》诗:“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流。艾蒿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由此,我联

想到屈原一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授美人以喻君王,指香草以拟君子”(司马迁语)。屈原为了自己的理想,最后跃身汨河。开辟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成就了湖畔子弟“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完美”的香草文化。

在长沙,我们徜徉于湘江边的太平老街。老街直线距离约500米,据说已有数百年历史,大门为牌坊,上书“太平老街”四个隶体大字,街面上铺着长约一米、宽约半米的大青石。街两边留有和生盐店、乾益生粮栈、洞庭春茶馆、银楼等老字号商店,各类字画、小吃、工艺品、旅游品琳琅满目。街中最大的亮点是坐落着“贾谊故居”,故居呈小青瓦、坡屋顶、封火墙等湖湘建筑特色。贾谊曾在汉文帝时任长沙太傅,以文名世,其创作的《过秦论》《治安策》《吊屈原赋》等名噪一时,被誉为“湖湘文化源头”。其诗才与个人能力堪称一流,有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为证。当代伟人毛泽东也有《吊贾谊》诗存世:“贾生才调世绝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毛泽东对贾谊的政论文竭力推荐,称:“《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在高铁长沙站,数万平方米的候车大厅里,散布着数十个“湖南特产”专卖店,卖得最多最火的当然要数各类瓶装罐装辣椒产品,这也算是长沙的一大特色。我想,如同穿越长沙而过、别具一格的南北走向的湘江一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辣椒成为长沙人的席上珍品,长期嗜辣,成就了以长沙为代表的湖南人霸蛮个性,也许正是这种个性,使得湖南人一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长沙人更是“领一时风气之先”。

像沙鸥那样展翅高飞

□钱浩宇

大学毕业后,发现工作很难找。我想降低求职标准,先就业再说。

恰在这时,一家单位要我去面试。因为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而那家单位人事部门的主管不久就要离职,所以老总告诉我,我可以不必从专员干起。人事部门的主管会把所有事务统统教给我,半年后他走了,我直接接替他的位置。但是半年中,我作为实习生,只能拿到专员工资的三分之一。老总说,当然,如果你想从专员做起也是可以的,工作轻松,省心。只是专员要想升任主管,是不太容易的。有的人,干了十年专员,到头来依然是专员。

对我而言,半年后直接升任主管固然好,但是半年来拿的都是实习工资,钱真得太少了,这让我很是犹豫。回家把这事儿跟母亲说了。母亲沉吟半晌,对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作为鸥鸟的一种,沙鸥常和海鸥、银鸥、燕鸥等同类鸟类随潮而翔,一起捕捉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聪明的沙鸥放弃了近在眼前的利益,不像海鸥、银鸥燕鸥那样,只是把飞行当作觅食的手段,因而飞行的范围主要局限在海岸边的船舷。争食的目标,主要是水手施舍的零食。沙鸥喜欢飞行,在飞行

中,它可以饱览海天风光,享受灿烂的阳光,一路心情惬意,没错过一处风景。因为懂得享受生活,所以一路飞翔的它,也不曾错过享受最内陆与最远洋的山珍海味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好东西,因为基本上没有其他竞争者来争夺,它可以慢慢食用,津津有味,乐在其中。

母亲对我说,人在职场,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些。像沙鸥那样,换一种姿势飞翔,人生其实更美丽。哪怕条件所限,也要尽力从工作当中汲取最大的养分,加速自己的成长,才是智者的选择。这份工作,颇具挑战性,有一定的风险。但你只要坚持下去,努力拼搏,就会打开意想不到的新局面,翻开事业的新篇章。

我明白了。母亲是希望我像沙鸥一样,做个有远见的人。其实我心明白,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人人都想从专员做起,因为起步容易,可以慢慢成长。我对自己说,既然有机会直接升任主管,那又何必非要先从专员干起呢?像沙鸥那样展翅高飞吧!

半年后,主管离职,我接替了他的职位,成为人事部门的主管。年轻的,谦虚向上,乐于向周围的工人学习,在职场如鱼得水,渐入佳境。做一个有远见的人,我成功了。

夏天的音响

□何荣芳

夏天是被声音吵醒的。叽叽,吱吱,啾啾,咕咕,呱呱——昆虫从土里钻出来,鸟儿从向阳的绿枝上躲进繁密的树荫里,青蛙从安徒生的童话里走出来——他们跌跌撞撞地走来,浩浩荡荡地跑来,闹哄哄地吵着了夏。

昆虫的队伍很庞杂,它们的乐器也稀奇古怪,钟磬铙钹单簧管,应有尽有。纺织娘是抱着竖琴来的;蟋蟀拖着小提琴,它擅长使用碎弓的技巧;螽斯举着摇铃;油葫芦是带着簧片过来的,它是昆虫界出色的演奏家。有的什么也没有带,就在那玩弄呼麦。它们缺少一个好指挥,它们演奏的交响乐,音色斑驳,音律混乱,却又自成一体。它们的声音响在寂寞的断壁残垣里,生满青苔的院落里和清纯无羁的夜色里。

昆虫界最震撼人心的声音是螭蛄的合奏。它们常常在午时前后,或者霞光火红的傍晚,好像接受了“预备起”的指令,千吨把萨克斯、千万只铜钹轰然而起。螭蛄是蟋蟀的一种,体型较小,精力却格外地充沛。它们总是集团作战,把吱吱沙沙的声音拼了命地往你耳朵中灌,不遗余力地表达它们对夏天的热爱,对生命的自豪。它们的合奏声澎湃而喧嚣,像海潮一浪追着一浪,此起彼伏,在绿树间翻滚,在蓝天中游走。

在这样的声音里,蝴蝶和蜻蜓翩翩起舞,优雅而从容。好像是夏天的声音激起了它们舞蹈的欲望。

夏天里还有植物葳蕤的声音,果子成熟落地声音,风带着雨意从遥远的大洋赶过来,日夜兼程的脚步声,叶子和草窸窣窣地交头接耳。这些美妙的天籁,把夏天塞得满满的。不知道它们是否和夏天商量过呢?或者早在久远的过去,彼此就签订了合约。可是,他们双方是谁在背信弃义?为什么夏天的声音越来越寂寥了?随着乡村的不断消失,蛙鸣比乡村消失得更快。城市的水泥角落里,虫鸣声也越来越凄惶。

故乡夏天的声音,渐渐地蛮荒在我们乡思的梦里,嘹亮在幽深久远的回忆里,退化成了一首古老的诗歌。